

开栏的话

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将北宋的繁华定格于历史长河。在当下的郑州，有着一群或生长于此，或以此为创作对象的画家，他们记录城市变迁、传承文化记忆，以独特的视角和不同的艺术手法展现郑州之美，为推动文旅发展、助力文化产业提升注入了新的活力。本报今起推出“我把郑州画给你看”系列报道，通过记者与画家面对面的深入交流，展现画家的作品特色和艺术价值，带领广大读者从绘画的角度认识郑州、爱上郑州。

初遇嵩山：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逢

中原腹地，天地之中。郑州的西南隅，嵩山以亘古的沉默矗立，如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，将华夏文明的密码藏于褶皱的岩层与苍翠的松柏之间。1980年初秋，年轻的封曙光第一次从洛阳过来，远眺嵩山。轩辕关外，云气氤氲，山影如墨，横浮天际。那时的他未曾想到，这座山将成为他后半生的宿命。

30年后，2011年的一个秋日黄昏，封曙光从嵩阳书院踱步而出。细雨初歇，石阶湿滑，溪水在林间低吟。他穿过密林，踏过石桥，忽见暮色中的山径蜿蜒而上，古木参天，枝如铁铸，叶如泼墨。行至半山，云海自林端翻涌，太室主峰峻极峰破雾而出，直抵苍穹。那一瞬，他怔立原地，山风掠过衣襟，仿佛天地间只剩他与山对峙。“这不正是我欲师法的自然吗？”他喃喃自语。

自此，封曙光将根扎在嵩山。12年寒暑，他卸下“画家”的身份，以学徒的姿态俯身向山。中岳庙的千年古柏，被他反复描摹数十次，虬枝如龙蛇盘踞，叶脉似水墨晕染；嵩岳寺塔的孤影，在晨昏光影中变幻，他执笔凝望，竟觉“连塔尖的一缕风都难以捕捉”。

初时，他常自嘲：“画树时，我成了树的仆人。”然而，正是这份谦卑，让他的笔触逐渐触到山的魂魄——古柏的苍劲是历史的皱纹，山石的裂痕是时间的掌纹，云雾的流转是天地呼吸的节律。

与山共生：以寂寞淬炼笔墨

38亿年地质史卷翻过，王朝更迭中，嵩山热闹过，但底色终是寂寞的。封曙光却独爱这份冷清。“山不喧哗，人才能听见自己的心跳”。

历经亿万年的地质裂变，嵩山的岩层纹路纵横如乱麻，山势险峻而少柔美，皴法在此失了章法，手上的笔墨经验积累也显苍白无力，封曙光从头学起。他在少室山的悬崖边搭起画架，看晨雾从谷底升腾，将群峰染成黛青；他在太室山的巨石上静坐至日暮，任山风灌满衣袍，笔下的墨色随夜色渐浓。

12年间，他画废的宣纸堆满画室角落，却始终觉得“未得嵩山万一”。少室山易入画，如长卷舒展，他绘《少室莲华》，以莲瓣喻峰峦，黄河如绶带缠绕山脚；太室山却似闭目老者，他苦思多年，终在某个雨后泼墨狂草，山石如怒涛奔涌，画面中的留白与墨色的交融，恰如混沌初开时分野的分野，苍茫、悠远而又深邃，终成就《天地洪荒》。“那一刻，我忘了自己是画家，只觉得是山借我的手在说话。”

寂寞，是他最忠诚的伙伴，亦是最严苛的导师。他常在会善寺的山门外独坐，古银杏与圆柏合抱成荫，深红寺门半掩，仿佛千年前的禅音仍萦绕林间。他说：“嵩山的每一块石头都见过盛唐的月光，每一片落叶都听过宋词的吟唱。画它们，需先让自己成为山的一部分。”

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《中岳幽峻图》时，他闭关3月，以巨幅宣纸铺地，赤足立于画前，泼墨如倾盆雨落。画成那日，他立于厅堂中央，恍惚见嵩山的云海从纸上漫出，淹没四壁。“这不是我的画，是嵩山自己走进了殿堂。”

嵩山入墨十二载
封曙光的丹青问道与中原文脉传承

山河为卷，郑州如诗。翻开郑州的画卷，那墨色最浓处，定然留有封曙光与嵩山对话的痕迹。

封曙光的画作，是写给嵩山的情书，也是写给中原文化的长诗。他说：“画家终会老去，但山还在那里。我的笔墨若能留下嵩山的一缕魂，便不枉此生。”

嵩山不语，却以千峰万壑镌刻华夏文明的密码；笔墨无声，终借一纸丹青将中原的魂魄传向四海。



封曙光专注创作



封曙光《嵩山天成》作品

山魂永驻：笔墨深处的文化乡愁

山体如铸铁沉凝，云雾似素绡轻绕，一株古松从岩缝斜逸而出，松针如剑，根须如虬。这是封曙光对嵩山的告白——山不仅是风景，更是文化的血脉，是中原大地的脊梁。

他的笔下，嵩阳书院的古柏是“天地之中”的铮铮铁骨，少室山的峰峦是“莲华初绽”的禅意空灵，卢崖瀑布的水雾是“白练凌空”的磅礴诗性。他说：“嵩山的一草一木皆是史书。古塔是竖写的汉字，碑刻是横排的辞章，而我，不过是一个誊抄者。”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曾叹：“他的画中有嵩山的呼吸。”

12年的山居岁月，封曙光将寂寞酿成墨，将风雨写成诗。2017年，他在郑州美术馆举办“嵩山·澄怀味象封曙光嵩山山水画展”，首次将嵩山的自然与人文凝于展厅，60余幅作品在灯光下舒展，他自称“未臻圆满”，却让观者窥见嵩山的魂魄。展厅中，有人驻足“禅音入松”前，说“仿佛听见钟声”；有人凝视塔影千峰，叹“塔尖挑着月亮”。

“山是永恒的，而我的笔，永远在追赶。”封曙光的艺术探索，从未止步于个人的笔墨修行。他的每一次展览，都是对嵩山文化的深度叩问与创新诠释。2021年，“嵩山·十年求工——封曙光山水画作品展”展现其10年间对太室、少室两山的写生与重构，是他对自我的一次“清算”——“未臻圆满”的自谦背后，是数年磨一剑的执着。

2024年甲辰龙年，封曙光的艺术生涯迎来双重盛放。年初，“天地之中 龙行龘龘——封曙光嵩山山水作品、历代嵩山石刻精拓展”在郑州博物馆文翰街馆开展。51幅龙纹石刻拓片与91幅水墨画作交相辉映，汉代龙纹的古朴、唐代的华贵、宋代的灵动，在墨色中苏醒，与当代艺术家的笔触展开跨时空对话。拓片是历史的拓印，画作是当下的呼吸，二者合鸣，更显文明生生不息。2024年8月16日，作为郑州与大同“双城展”活动的重要组成，“高致：五岳系列艺术展”在云冈石窟博物馆正式启幕，以嵩山文化为核心，通过11套历代石刻拓片与33幅封曙光的当代水墨画作，构建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。展览不仅还原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的碑刻篆刻艺术，更以笔墨凝练中原文化的深邃意蕴，成为两城文化交流的典范。

同年9月7日，“天地之中——封曙光嵩山世界文化遗产水墨创作展”更以80余幅作品铺陈史诗，泼墨写意的沧海变迁中，嵩山古脉在云烟中若隐若现；工笔勾勒的汉阙遗韵里，启母石与少室阙的纹路纤毫毕现；古柏十八株删繁就简，唯留主干如铁，以极简笔墨叩问嵩山文化的根系。展览不仅描绘出嵩山的自然与人文，更以水墨为媒，探索“中”的哲学内核——居中守正、包容万象的中原精神，在千年山岳与当代艺术中一脉相承。

郑州的厚重，在嵩山的褶皱里，在黄河的涛声中，也在封曙光的笔墨间。他以一座山的姿态，将中原文化的根系深扎泥土，让千年文明随丹青流淌，化作世界读懂郑州的窗口。他画的不是风景，而是一方水土的魂；传的不是技艺，而是一座古城生生不息的文明薪火。

记者 苏瑜 文/图